

山野风物

天色刚微微发暗，街上的人声便慢慢淡了下去。车马喧闹骤然落了，城市也柔和了许多。晚风带着一点薄凉，钻进袖口，行路的人下意识拢一拢衣襟。天地露出朴素本相，秋夜就这样不慌不忙地降临。

月亮怯生生地探出头，第一声虫鸣也随之响起。起初只是零零碎碎一两声，像在试探着调弦。待月儿爬高，虫声便热闹起来，此起彼伏，远近相和。都说秋夜寂寥，大抵是不曾静下心来细听虫鸣。这秋夜的声响，热闹却不张扬，是沉在心底的温软，听久了，人便沉浸其中。

夏虫叫得泼辣，秋虫却不一样，鸣声疏疏朗朗，如同风过竹隙，清冷空阔。近处的虫鸣清亮，仿佛就在耳畔；远处的便朦朦胧胧，隔了一层薄雾。高低长短，自有节奏，不争先，不抢拍，顺着晚风悠悠而来，又悠悠散去。我立在院中仰望夜空，四下虫声涌来，白日缠在心头的心事，竟慢慢

南瓜叶上的秋声

魏世通（山东）

小院的南瓜藤今年长得格外茂盛。春末种下的几粒种子，不出两月藤蔓就把半边院墙都占满了。黄花开了又谢，不知不觉间，藤上已挂了五六个南瓜。

秋来得悄无声息。这个季节是最美的，我喜欢在秋天的夜晚，伴着凉风听秋虫儿在南瓜藤上鸣唱。天刚刚黑，院子里就响起细碎的虫鸣。起初只是零星几点，像谁在暗处轻轻叩着玉磬。渐渐地，虫鸣声多了起来，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竟织成了一张声的网，将整个小院温

柔地笼罩其中。

我放下手中的茶盏，轻手轻脚地来到院中。月光很淡，像一层薄纱浮在半空。南瓜藤在夜色里变成了一幅水墨画，那些白天里张牙舞爪的藤蔓，此刻都温顺地伏在竹架上，显出几分倦意。虫声随着我的脚步忽地停了，院子里一时静得能听见露珠在南瓜叶上滚动的声音。

我坐在藤架下的石凳上，屏住呼吸。不多时，一只胆大的蟋蟀率先打破了寂静。“唧——”它拉了个长音，像是在试探。见没有危险，又“唧唧”叫了两声。很快，其他虫子也加入了这场音乐会。油葫芦的鸣声低沉，像老者低声絮语；金钟儿的叫声短促清脆，如同玻璃相碰；还有不知名的小虫，发出细雨般的沙沙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竟出奇地和谐。

借着月光，我仔细寻找这些秋夜的歌者。最易发现的是伏在南瓜叶背面的纺织娘，它通体碧绿，翅膀微微振动，像是在为同伴打拍子。几只蟋蟀藏在藤蔓交错处，触角不时抖动，显得机警又活泼。最有趣的是趴在南瓜花残萼上的一对油葫芦，它们一唱一和，俨然是配合默契的二重唱。

夜深深，露水打湿了我的衣襟。南瓜叶上的露珠越聚越多，终于不堪重负，“嗒”的一声坠入泥土。这细微的响声惊动了叶下的小虫，它们四散逃开，又很快在新的叶片下安顿下来。虫声因此有了片刻的停顿，继而以更大的热情响起，仿佛在庆祝这场虚惊。

我忽然想起儿时在乡下，每到秋夜，外公就会指着屋檐下的虫鸣对我说：“听，这是秋姑娘在纺线呢。”那时总觉得虫声里藏着什么秘密，常常趴在窗前听得入神。如今外公早已作古，而这秋虫的鸣唱却年年如约而至。

月光移过中天，给南瓜藤镀上一层银边。虫声不知何时变得稀疏了，只有三五只最勤勉的歌者还在坚持。它们的鸣叫也不再连贯，常常叫到一半就戛然而止，像是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夜风掠过南瓜藤，藤须相互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在替困倦的虫子们完成未尽的乐章。

我起身准备回屋，却不小心碰响了竹架。虫声再次集体噤声。站在门口回望，月光下的南瓜藤安静得像一幅剪纸，而那些秋虫，又开始它们小心翼翼的试探。先是东边一声“唧”，接着西边两声“唧唧”，很快，秋虫儿又此起彼伏了。

夜更深了。虫声渐渐隐去，只剩下最固执的一两只还在断续地鸣叫。那声音忽远忽近，像是在梦里，又像是在记忆的最深处。

毕竟，这样的秋夜，随着季节的更迭听一次就少一次了。而我能够做的，就是静静地听，把这些声音连同这个秋天，一起收藏进记忆的匣子里。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22 期

秋夜听虫鸣

杨文力（陕西）

消散了。

虫活得自在，饮风食露，想唱便唱，想歇便歇，不用为生计奔波。虫本不会言语，可声声啼叫，却摊开了人心底的纠结。它不劝解，也不指点，只是一声声地啼鸣。听着听着，心里原本拧成一团的褶皱，也缓缓舒展开来。

夜空是墨蓝色的，星星疏疏落落地嵌在天上。月色淡淡的，像宣纸上晕开的水渍。四下静极了，偶有一只虫在砖缝里拉长调子——吱——吱——，反反复复，像初学拉二胡的孩童，认真又带着几分生涩。不多时，远处又有虫应声附和，浑然天成，好似一幅淡墨小品，寥寥几笔，意境便尽数出来了。这便是蟋蟀。而另一种名为“纺织娘”的秋虫，通体碧绿，伏在叶背，鸣

声如纺车轻摇。

风又紧了些，凉意钻进衣领袖口。这秋凉很是舒服，没有春寒的料峭，也没有冬风的凛冽，缓缓漫过肌肤，涤尽白日一身燥热。白日在城里奔波，地铁拥挤，机器轰鸣，周遭尽是棱角分明的嘈杂，撞得人心头发闷。而虫鸣温润柔软，似粒粒珠子落入心湖，漾开浅浅涟漪。

想起少时乡下，秋夜里奶奶躺在竹床上摇蒲扇，指着银河讲往事。那时只嫌虫鸣聒噪，扰人安睡。如今身在都市，想听满院虫声，反倒成了奢望。人大多如此，身在其中不知珍贵，失去之后才懂得怀念。儿时捉蟋蟀装进玻璃瓶，放在床头，稍有动静，它便噤声。那时只觉得好玩，如今才明白，它们仅有百日光阴，何苦因禁这秋夜

与云平坐

刘军生（江西）

坦坦荡荡的一片青绿，躺在蓝天下，舒展得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好梦。

往高处走，云便来了。起初是一缕一缕的，从山谷里探出头来，怯怯的；到半山腰便成了团团簇簇，将远处的峰顶托起来，悬在半空，像海市蜃楼一般飘飘忽忽。有时一团雾猝不及防地扑过来，周身倏然泛白，待回过神，它已飘然远去，只留一身凉意。主峰白鹤峰海拔一千九百一十八米，登顶时，云已在脚下了。四望茫茫，远处的山峦只露个青黛的顶，像浮在乳白色海面上的小岛。

水是跟着山走的。武功山是赣江与湘江的分水岭，西面的水入洞庭，东面的水汇鄱阳，涓涓滴滴，都是从这草甸下面渗出来的。山腰的溪流清浅得很，能数清水底的卵石。歇脚时掬一捧水，

的歌者。

秋虫寿命短促，歌唱却从容不迫。它们栖身在草根石缝之间，地位卑微，鸣声却传得很远。想来是心无旁骛，只管唱好自己的歌，一身本事皆是天地自然赋予。虫鸣声声，叹的是匆匆流年。世人喜爱这虫的清音，却耐不住它简朴清苦的日子。久居楼宇之间，我们渐渐淡忘泥土与露水的气息，每天心弦绷得太紧，反倒丢了内心的安宁。

夜渐渐深了，寒意渐浓，虫鸣慢慢稀疏。许久不闻声响，以为都已歇息，冷不丁墙角又钻出一声，在夜色里格外清亮。月光虽明，却似带了倦意。站得腿麻，我转身回屋。推开院门，最后一声虫鸣归于沉寂，满地月光，薄如凝霜。唯有这样的秋夜，听这细碎执着的虫鸣，方能照见自我。世间最好的事物，从不大肆张扬。这秋夜虫声虽微弱，却直抵人心。

人这一生追逐良多，到最后值得珍藏的，不过是这样一个清寂秋夜，几声婉转虫鸣，还有一颗能够安然静听的本心。

凉意从掌心直透到心里去。水声叮叮咚咚，不喧闹，像有人在远处拨弄古琴的袅袅余音。据说山中有泉，温热可浴，是地脉深处涌上来的灵液，只可惜此行未曾寻见。

夕阳西斜的时候，草甸被染成了一片金红。那颜色是活的，随着风在草尖上流转，明明暗暗的。三百多年前，徐霞客曾游历至此，赞此山云：“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比武功山。”他看到的或许是冬日雪覆的银白，而我眼前是秋日温暖的赭褐。山还是那座山，看山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可站在山顶那一刻的心情，大约是一样的——心里那些堵着的、放不下的思绪，都被这阵风风吹轻了，吹散了。

下山时暮色渐浓，回头望一眼，山在薄雾里朦胧起来，像一个渐渐远去的背影。风从山上追下来，带着草籽的香气，凉凉地贴在脸上。这山水的印记，大约要在心里留很久了。



林间帐篷

摄影:何承洪（四川）

穿云破晓 海燕不歇

赖玉普 李新苗（四川）

有些名字，是人生悄悄写下的预言。

多年前，川东北开江的一个寻常午后，廖海燕的母亲怀抱着襁褓中的女儿，望着屋檐间翩然归巢的燕子，为她取名“海燕”。母亲的心愿朴素而温暖，只盼望女儿能像檐下家燕，守一方烟火，一生安稳温顺，无惊无扰。

命运却另有安排。这个被期许岁月静好的姑娘，长大后活成了高尔基笔下搏击风暴的海燕。不是港湾里悠然盘旋的海鸥，也不是屋檐中畏缩躲避的企鹅，而是那道冲破重重迷雾的黑色闪电。

当廖海燕第一次穿上藏蓝警服，站在警镜前，崭新的肩章熠熠生辉，映出一双沉静而又坚定的眼眸。那一刻，她恍然读懂名字的另一层沉甸甸的含义：海燕，从来不是天生不惧风暴，而是纵然心怀怯意，也要选择迎风飞翔。这身庄重的警服，便是她奔赴风浪、守护正义的翅膀。

2025 年 11 月，一桩虚假诉讼案件交到廖海燕手中。四川渠县一家商贸公司凭借编造的材料起诉海南某进出口企业，索要一千二百余万元货款。进出口企业账户被冻结，生产线被迫停滞，数百名普通员工的工资发放面临危机。数亿经营多年的企业，瞬间被推到生死边缘。

接手案件后，廖海燕和团队迅速投入攻坚。他们连日查阅十四本厚重卷宗，每日与案卷、记账流水为伴，逐笔核对近千条资金往来，不放过合同落款、文书时间、签章细节里任何一处蛛丝马迹。在海量纷繁的资料之中，关键破绽终于浮出水面：核心交易协议属于倒

签，所谓千万元牛肉贸易没有真实货物流转，报关单据均为篡改伪造。一场处心积虑编织的骗局，被一点点拆解撕开。

眼看罪行败露，犯罪嫌疑人张某夫妇仓皇出逃，藏匿到三亚一处临海别墅区，妄图依靠千里山海隔绝追查，逃避法律的制裁。2026 年 1 月，廖海燕带队跨越一千八百公里奔赴热带海岛，无暇欣赏眼前的碧海椰风，一抵达便迅速投入布控工作。

热带的深夜，月光被厚重云层遮蔽，只有远处海面翻涌着幽暗的波光。海风裹挟着湿热咸腥的气息一遍遍掠过别墅区。墙内庭院灯火隐约，草木繁茂，一派安逸闲适；墙外的草丛之中，却是另一番光景：廖海燕隐身在茂密的灌木丛里蹲守，便装被汗水反复浸透，又被夜里的海风慢慢吹干。热带蚊虫肆虐，脖颈、手臂布满成片红肿的包块，刺痒钻心。为了不暴露位置，不能驱赶，不能抓挠，她只能死死咬住袖口，把所有不适默默咽下去。椰林夜风翻涌如浪，树叶沙沙作响，混杂着远处隐约的海潮声。整整三个昼夜，她坚守在监控盲区，借着微弱夜光仔细标注布控点位，反复推演每一条抓捕路线，神经时刻紧绷，不敢有半分松懈。白日里南国暖阳灼人，深夜又潮冷浸骨，昼夜交替之间，只有大海不息的涛声，见证着一场无声的坚守。

第三天黄昏，落日把海面染成一片橘红，椰树投下长长的剪影。嫌疑人妻子出门取快递，神色慌张，频频回头张望。廖海燕敏锐捕捉到对方心理上的动摇，立刻调整工作策略，联动属地派出所开展政策劝导，清晰讲明投案自首的

法律后果。当晚十点，走投无路的张某夫妇，终于选择主动投案。

经过讯问攻坚，嫌疑人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案件尘埃落定，虚假判决被撤销，企业账户顺利解冻，一千二百余万元损失全部挽回。押解返程的飞机冲上云层，破晓的金光铺满舷窗，云海之下，山海万千。疲惫的廖海燕望着窗外云海，心中满是释然。

从警以来，廖海燕先后参与侦办三部督案件、十一起省督案件，足迹遍布国内十多个省份，累计出差六百多天。千里奔袭，风餐露宿，昼夜伏案早已成为工作常态。她见过深夜堆积如山的案卷，也经历过异地追逃里陌生城市的漫漫长途。时常有人问她，常年奔波劳碌，承受重重压力，这般付出到底值不值得。她很少讲慷慨激昂的豪言，她的答案，写在一页页侦破真相的卷宗里，藏在群众失而复得的权益中与重绽的笑容上。

母亲期盼她做屋檐下安稳的家燕，命运却将她推向风雨激荡的战场。她的战场，既在方寸审讯室、堆积如山的案卷里，也在千里追逃的漫漫长路之上。无数个夜晚伏案至东方泛白，无数次蹲守隐忍着煎熬，但都会在真相昭雪的破晓时分，被温柔的晨光接纳。

世间从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选择挺身而出的普通人。廖海燕也会疲惫，也会思念家中安稳烟火，可每当群众的权益遭受侵害、正义等待抵达时，她便收起儿女情长，义无反顾奔赴前方。名字承载着母亲对平安的祈愿，岁月淬炼出她如海燕一般的锋芒。风浪不止，海燕不歇。一身藏蓝为甲，她一往无前，穿云破晓。

锦里诗苑

把秋天装满

（组诗）
王一武（湖南）

稻子的述说

稻子低着头
在田间述说
按照顺序，说出——
春天的雨
夏天的汗
肥料、收割、禾场
放在最后讲

手心里的茧
它没有讲出来
躺进粮仓中后
还在田埂上
吹那来往的风

收割

右手握着镰刀
左手捏着禾兜，割禾
躺下去的稻子
在想：这块田，怎么让自己
重新站起来

稻子蜕变成米粒时
一口风
吹进家园
它闻到，汗水
流淌的过程

把秋天装满

这几天，秋风带我
转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
先洗了禾场，又买了镰刀
掘出掉了两颗齿的打稻机
转了两圈。一切
收割的农具准备好后
我卷起裤管，在田间
收获城里收获不到的诗歌

我把五谷分类
稻谷一仓，红薯五担
剩下的杂粮
把秋天装满

秋天辞

在风中
我慢慢展开场景
收割、打场、进仓、流汗
有一股咸味
从不懂事的风中，刮过脸颊

大豆和麦子早已回家
它们兑换的喜悦
让我奔波

必须是稻子站起来
替我们说话
替我们打扫辽阔的田野

秋归

（外一首）
刘正辉（江西）

不知是哪一片叶子
在秋风的不停诱惑下
挣脱了树枝的束缚，急不可耐
坠向大地，成为这浩瀚秋天的
第一片落叶
成为躺在树底下，仰望星空
静静地等待零落成泥的洒脱者

万物循环皆有因缘
有的刚出生，就开始走向沉寂
有的虽然濒临沉寂，其实
正悄悄酝酿重生的希望

黄昏中，那个身披秋色的人
已经消失在秋的尽头。另一个
从秋天走来的人，仍然在大地上
书写春天的模样

秋夜

一声秋语
漫过屋檐，飞越山川
与天空的星星幽会
夜色有些朦胧
星星略显欢快
只有月亮躲进云层中
抿嘴窃笑

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
谁的心中，不揣点小秘密
谁不想遇上，一些小惊喜

阵阵桂香隐约飘过
人间已经秋意浓浓
我在午夜醒来
又渐渐入梦

梧桐花开了

钟开利（四川）

曾经，望穿一江春水
为你披上满身繁华
以青春的靓丽，去做视霜雪

每一次疼痛，都有不同的觉醒
你的仰望，把麦田和新绿
还给风物，还有风景里的笑意

那些似金簪馆在鬓边的清艳
如一簇簇燃烧的火焰
用平凡的生命，奔赴一场盛放

曾经总以为阳光遥不可及
而你澄澈的眼眸
在光影里，将扦插变成缘分

倘若诱惑可以冰封
那春日的典雅
可否铭记
那条淡紫色的围巾